

都柏林IMPAC
文学大奖作品

离开故乡时，他是丈夫和父亲，抵达新大陆时，他却成了寡妇和祖父。
对于麦克唐纳家族来说，一切命运和磨难，都没什么大不了！

ALISTAIR
MACLEOD

NO GREAT
MISCHIEF

没什么 大不了

文嘉译……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ISTAIR
MACLEOD

NO GREAT
MISCHIEF

没什么 大不了

文嘉译……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CS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什么大不了 / (加) 麦克洛德 (MacLeod, A.) 著;

文嘉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4

(OPEN 经典)

书名原文: No Great Mischief

ISBN 978-7-5404-7066-1

I. ①没… II. ①麦… ②文…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156 号



No Great Mischief

Copyright © 1999 Alastair MacLeo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没什么大不了

著 者: 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译 者: 文 嘉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封面设计: 韩 捷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66-1

定 价: 2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棉柏林IMPAC
文学大奖作品

离开故乡时，他是丈夫和父亲，抵达新大陆时，他却成了寡妇和祖父。
对于麦克唐纳家族来说，一切命运和磨难，都没什么大不了！

ALISTAIR
MACLEOD

没什么 大不了

NO GREAT
MISCHIEF

文嘉译……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麦克洛德就是麦克洛德，他是伟大的加拿大作家，也是全球最知名作家之一。《没什么大不了》是今年的年度好书，也是近十年来最棒的书。它是一生仅能成就一件的大师之作。”

——《环球邮报》

“《没什么大不了》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加拿大小说之一。它讲述了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周遭的一切之间相互关怀的真实故事。它是哀悼，也是庆典。它将永世流传。”

——法利·莫维特（Farley Mowat，加拿大著名作家）

“这是一本简洁而伟大的小说。它的简洁之美在于情节，它的伟大则在于它呈现的视野、想象和影响力。书中的语言令人陶醉，韵律令人沉迷，故事能轻轻把你的思绪抓住不放。”

——《格拉斯哥先驱报》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 畅销

ISBN 978-7-5404-7066-1



9 787540 470661 >

定价：29.00元

C.S.
COSTUME & BOOK

请在线购买：www.ert.com.cn

ALISTAIR
MACLEOD

NO GREAT
MISCHIEF

没什么 大不了

文嘉译……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CS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什么大不了 / (加) 麦克洛德 (MacLeod, A.) 著;
文嘉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4
(OPEN 经典)

书名原文: No Great Mischief

ISBN 978-7-5404-7066-1

I. ①没… II. ①麦… ②文…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156 号

No Great Mischief

Copyright © 1999 Alistair MacLeo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没什么大不了

著 者: 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译 者: 文 嘉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封面设计: 韩 捷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66-1

定 价: 2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1

我和你说啊，那个时候，安大略省的西南部正是金秋九月的好季节。美妙的秋日阳光照耀丰饶的土地，令人目眩神迷，好像再现了济慈诗中的美景。3号公路的两旁堆满了一篮篮农作物和一筐筐花草。路边的招牌邀请人们来田里“要啥拿啥”。有几家人正在摘果子，他们的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有的人踩着梯子，伸手去够苹果和梨，有的人提着装满的篮子，脚步蹒跚。

在几个大农场里，大部分的采摘工作由外来工人干。他们也是一家人齐上阵，不过摘下的果子并不属于他们，能拿走的只有应得的那点薪水。这片土地也不是他们的故土，工人们有的来自加勒比地区，有的是墨西哥的孟诺派教徒，还有法布伦兹维克和魁北克的法籍加拿大人。

收割完的土地变得暗淡无光，农夫开着拖拉机将一片片老庄稼推倒，给新庄稼腾出位置。一大群海鸥满怀希望跟在后面粗声粗气地叫嚷，仿佛感激涕零。有一年，我奶奶恰好这时过来做客。当她经过利明顿郊外，见到一堆不合格的烂西红柿被推平碾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为这“可耻的浪费”哭泣，差一点没跑

到地里去，将那些西红柿“救出”犁沟，免遭厄运，只可惜她与自家的储藏箱相隔了一千五百公里。奶奶几十年如一日，在春夏时节为那几株生长在石头地里的宝贝疙瘩施肥，到了秋天，便摘下寥寥几个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仍是青绿色的西红柿，将它们摆放在窗台上，盼着斜射进来的微弱阳光能将它们催熟。对她而言，那几颗西红柿就是稀罕的宝贝，十分难得。所以，当她在利明顿的郊外见到那些西红柿被丢弃，着实抑郁了好一阵子。我猜她根本抑制不了这种感情，就像我们在最不恰当的时机总是抑制不住去想烦心事。

就这样，我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开车沿金黄富饶的公路驶向目的地多伦多。每逢周六，我便踏上这段旅程，每次都是一大早出发，尽管没有任何必要赶这个早。在春秋两季，我会走一条风光更好的长路，比如 2 号公路和 3 号公路，有时也走 98 号公路和 21 号公路。这几条路曲折蜿蜒，令人心情畅快，不时还能见到狗儿跑到路边，朝过路车的轮胎狂吠，这对于漫长的旅程而言是个极好的安慰。似乎在它们眼里，这些车也算得上一件大事。而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我一般走 401 公路。401 公路，不少人一听就知道，它起源于美利坚，笔直而忠实地通往魁北克的边界——也许会有人认为那里是另一个国家。这条公路为最大限度地运送人和货物而修建，它是最快捷的选择，也是最平庸，最无趣的选择。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标志，就算不是最快最窄的路，也算得上是最直截了当的路，或者说，是“唯一的一条近路”。

401 公路有特定的人口，若是你要去的地方就在这条路上，它会像运送西红柿的传送带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只要你忠实于它，它便会忠实于你，让你永远、永远都不会迷路。

暂不提这条公路的人口怎么找，我们先说说多伦多城——它总是奇迹一般出现在你眼前。车流越来越多，你需要重新协调神经，去适应汽车的停停走走。若想去到目的地，还真得费点脑筋。

洋基街^①沿线以及往西的繁华地带，只见反核人士们正手举招牌游行。他们高喊“一二三四五，反对造核武！六七八九十，远离核辐射！”街对面并行的是另一队同样坚决的人马，令气氛更加剑拔弩张。只见他们举着的告示牌上书：“反战人士，你们是红党的最爱。”“不挺加拿大，不要赖在这。”“不爱加拿大，统统滚出去。”

行至洋基街和士巴丹拿大道之间的皇后西街，我渐渐放慢速度，四周观望，盼着能在这条街上看见他，盼着他会在这里迎接我，不管我从哪条道过来。然而这次我并没有如愿。我驱车拐进一条小巷，那儿有几个上锁的垃圾桶，偶尔还有条狗拴在旁边。玻璃的碎碴已被压平碾碎，对轮胎不再构成威胁。逃生通道和楼梯横七竖八地插在楼房后面，各种声响从虚掩的门窗里倾泻直下，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声和歌声，有大到好像吵架的说话声，以及不断传来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① 洋基街位于多伦多市中心，是多城的主要动脉，始于安大略湖，延伸至乔治亚湾，是加拿大最繁华、最喧嚣、最复杂的街道之一。

在秋日的阳光下，我把车停在午后的小巷，沿围墙走上人潮涌动的大街。街上到处是讨价还价的买家，吆喝的老板，捡垃圾的人。店铺肮脏的窗户上挂着手写的纸牌，出售的商品简直应有尽有，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划算。

这些铺子之间，有几扇门是那么普通，总是被人忽视。它们大多漆成棕色，有的门牌上掉了一两个数字，在钉子上摇摇欲坠，有的甚至连门牌都没有。推开这些门，你会见到一排信箱，有的信箱用灰色胶带贴着姓名。门里大多都有一段陡峭的木头楼梯，径直通往顶楼。顶楼的走道亮着昏暗的白炽灯光，两边房间都住着人，有的顶楼还不止一层。房间就在那些店铺的楼上。和料想的不同，这里的住户几乎都不是店铺的老板，而是身无长物的穷光蛋。就连屋里的家具大多都不是他们的，所以在搬家时——他们常搬家——也不用翻黄页找搬家公司帮忙。

住户之中有几对夫妻，更多的却是形单影只的人，他们大多是男人，且多数已过中年。有时候，一整条走廊的房间只住了男人。全由一两个小单间组成的公寓楼里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走廊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设在尽头，供整层楼的住户使用。这些卫生间的门永远也锁不上，坐在里面必须用一只脚顶住门。不时能听见内急的人站在关着的门前大声询问“里面有人吗？”感觉像是一大家子人起床后抢着用厕所。卫生间内，厕纸锁在密实的纸篓里，发出昏暗光芒的灯泡也套了一层铁丝网，以免被人偷去装在自己房里。污渍斑斑的水池里，有个龙头永远也关不紧，不

断滴落的水珠留下一条黄色的污迹。热水几乎用不上，再上一层楼更是见不到它的存在。

那些紧闭的门后依然会传出模糊的声响。最好辨认的是男人咳嗽和吐痰的声音。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老烟枪，有人只穿条内裤坐在床边，自个卷烟卷儿。还能听见收音机和便携式小型电视机的声响，这些器件就放在桌上，或是搁在空空如也的冰箱上头。这儿吃得丰盛的人毕竟太少。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炉灶和可用的烤箱，混着饼干的西红柿汤得放在热金属板上加温，空气中常年飘着面包的焦糊味，窗台和锈迹斑斑的暖气片上随处放着装速溶咖啡的罐子，装茶包的纸盒，以及袋装的曲奇饼干，这些食物都添加了大量防腐剂，像是几个月都不曾有人动过。

我正走进一条这样的走廊，把街上的阳光抛在了身后，又爬上了一段这样的楼梯，来到了顶楼的大厅。这已经是他几年来第三次住在这个地址了。兜兜转转，最后又回来和这里的房东签合同——他还为房东打过杂呢。房东一次次答应他回来住请求，看中的就是他还算可靠，而且他们还有好几年共同的经历呢。房东以前用棕色纸袋装酒卖给租客，他也有很多烦恼想找愿意听的人倾诉。他说，生意不好做，总有租客趁着黑夜欠着房租偷偷搬走，总有租客把他和老婆买来的家具偷走卖掉，总有租客配多几把钥匙让朋友住进来。他还说，世道很艰难，他晚上在家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总会接到警察的电话，说是租客们又打架了；有时是喝高了的人拿餐刀互捅，有时是有人在屎尿横流的床上死去，

呕吐物呛在喉咙里导致了窒息。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知道该联系谁。他说，这些尸体一般都“捐给科学事业”了。然而他又补充道：“这就能显出你的好处。万一有个闪失，我还知道该联系谁。”房东是个矮胖男人，年幼时从欧洲过来这里，后来发了些财。他的孩子们都是大学生，他们在他的钱包里微笑着，露出雪白整齐的牙。他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在楼道里走着，心里照例有些不平静，总是担心要出事。要是敲门没人应，门又锁着，我会把耳朵贴上钥匙孔，看看能不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要是没听到动静，我就回去街上，到隔壁的小酒馆看看。那儿的啤酒杯下面永远都有一滩不干不净的水渍，水一滴一滴往地上淌；那儿的酒客们摇摇摆摆从卫生间走出来时，总是拉不上裤子拉链。

然而这次，我一敲门，他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进来。”

我推了推门，没动：“门锁着呢。”

“那你等等。”他答道，“等一下。”里面传来三声忽快忽慢的脚步声，接着听见砰的一响，就没动静了。

“你没事吧？”我问。

“嗯，没事。”他回答说，“等等，马上给你开门。”

门锁一转，门开了。我走进去，他就站在一旁，两只大手撑在门把上，身体随着门的开合而摇晃。他穿着短袜，棕色工作裤，系一条同色的宽皮带，上身只穿了一件泛黄的白色羊毛内衣。这件衣服他一年四季都穿。

“啊，”他说的英语混杂着盖尔语，“啊，红头发男孩^①，你终于来了。”他后退几步，把门往里拉开，手依然撑在门把上。他左边眉骨上有一道伤疤，很可能是刚才绊倒那会儿，磕在了床脚地毯下冒出的铁框上。血顺着他的脸往耳后流淌，流到下巴上，脖子上，最后消失在内衣下面的胸毛中，几乎要滴在地上，但没有，也许全被裤管口接住了。血沿着他脸上的轮廓流淌，如同山涧小溪蜿蜒流入大海。

“你磕伤了？”我一边说，一边想找纸巾给他擦掉那条血的小溪。

“没有啊，”他不解地问，“怎么了？”他顺着我的目光，抬起撑在门把上的左手去摸脸，然后惊讶地看着手指上的血迹。“哦，没事，擦伤了而已。”他说。

他放开门把，蹒跚着退后，跌坐在乱七八糟的床上，弹簧发出一声抗议的声响。他的手一放开门把便开始剧烈地颤抖。坐下来后，两只手垂在身旁，牢牢抓住铁制的床架。他抓得那么牢，布满伤痕的粗大指节都变得发白，不过手终于是不抖了。

“我就得抓着点什么。”他晃动身体，自我解嘲地说，“我好得很。”

我看看四周，这个熟悉的小房间，仍然整洁得一丝不苟。看来他今天还没吃过东西，房间里见不到任何食物。水池边的垃圾

^① 此处原文是盖尔语“ille bhig ruaidh”，后文盖尔语重复处，均用楷体中文表示，不再加注。

桶里有一个琥珀色的瓶子，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廉价酒的包装。瓶子是空的。

“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问他。

“不用。”他很干脆地回答说，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没东西可吃。”他重重说出最后一个字，笑了。他的眼睛和我一样黑，他的头发曾经也是黑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丰盈透亮的白色。他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仍然充满生机——那股从额头上源源不断流下的小溪，无遮无挡，已经漫过了耳朵，淹没了颈脖。这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吃得太少、喝得太多。酒精是一种奇怪的养料，它令顶端的叶子繁盛丰茂，却令整棵植物麻木枯萎。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我，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我的工钱一般周一才能拿到。”他向我解释。

“好吧，”我说，“我回去车里拿点东西，马上回来。”

“行，那你别关门了。”他说。

我回到大厅，走过那排静静关着的门，下了楼梯，来到大街上。太阳依旧耀眼夺目，和昏暗的楼道相比，简直是一个惊喜。我在楼间的过道穿行，来到停车的地方，打开车后盖，拿出了一瓶白兰地。那是我来之前的那个晚上买的，为的正是应付这种情况。白兰地的酒劲最大。我把瓶子塞进运动外套里，用左胳膊紧紧夹住，顶在肋骨上，又从原路折返。门开着，他仍然坐在床沿，双手抓紧床架，免得抖个不停。

我把白兰地的瓶子拿出来，他立即说：“橱柜里有个酒杯。”我

便去橱柜里找酒杯。里面也没啥东西，所以一下就拿到了。这是布雷顿角的纪念杯，杯子上画着岛屿的形状，还标了几个地名。这个杯子是我家孩子前年夏天送他的一套酒具中的一件。“卡隆叔叔会喜欢这个的。”不过他们那时还小，并不懂得讽刺和挖苦。

我把白兰地倒进酒杯，走到床前递给他。他松开右手，伸过来抓住酒杯，但没抓稳，酒杯掉下来，砸中我的大腿，掉在了地上。杯子没碎，暗色的酒液在我的左裤腿留下了一块污渍，我能看见，也能感觉到。他像被烫了一般缩回手，又抓住床沿。

然而杯子没了把手，看来是用不成了，尽管他也可以用两只手握住，不过用不了多久，杯中之物就会洒在他的裤裆上，再从双腿之间流到床上。我第三回走到橱柜前，拿了个塑料碗，是那种妈妈买给坐在婴儿椅上吃饭的小孩子用的碗，摔不碎的。我往碗里倒了些酒，又递给他。他用两只大手捧着碗底，举到嘴边，我没有放手，扶着离我最近的那一边。他头一仰，嘴里发出“咕咚咕咚”的水声，大口吞下白兰地。也许是碗倾倒得太厉害，酒渗了一些出来，顺着他的脸流到下巴上，与源源不断从伤口涌出的血流汇合到一起。我又倒了一些酒给他。酒很快便见效了。他的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黑眼睛也明亮起来。他像是被打了麻药的病人，恐惧和颤抖都平息了。

“啊，红头发男孩，”他说，“我们走过很长的路啊，我们俩，还没红过脸呢。你还记得克里斯蒂吗？”

“当然，我记得克里斯蒂。”我回答。

“啊，可怜的克里斯蒂。她可是一直都很斤斤计较呢。”他顿了顿，又换了话题，“我总是回忆起卡隆·鲁阿兹去世前那几天。”他有些抱歉地耸耸肩。

“我也记得。”我应和。

“他是我们的曾曾曾祖父吧，对不对？”

“是的，没错。”

“是啊，就是记不起他长啥样了。”他说。

“我也记不得了。”我说，“就记得他个子很大，当然，像我们鲁阿兹家的人，红头发。他和我们很像的。”

“像你吧。”他说。

“哎呀，你个子像他，你继承了他的名字，卡隆。”

“是的，我得到了他的名字，你得到了他的颜色。”他停了几秒，又说，“不知道他的墓碑还在不在。”

“在的，就是离悬崖越来越近了。土地流失得厉害。有的年份一刮风暴，更是不得了。”

“是啊，我想也是。”他说，“那儿总是刮大风，他的墓就好像在不停往海里移动，对不？”

“没错，这样想也没错。或者说，大海正在与他会合。那块刻着铭文的大石碑还在，我们重刻了碑文，又上了防水的航海涂料。应该可以维持些日子了。”

“好啊，维持些日子，不过很快就会脱落啦。又得有人来修整，像上次那样。”他想了想，“他就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石头